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巡幸類

聖祖六巡江浙 聖祖南巡，始於康熙甲子□月二□六日，御舟抵浙墅關。先於二□四日過揚州，將由儀徵幸江寧，忽遇順風，可以速達京口，遂乘沙船順流而下。次早幸金山，晚登舟揚帆，過丹陽、常州、無錫，俱未及泊，一晝夜，行三百六□餘里。時湯斌為巡撫，務儉約，戒紛華，御舟已入邑境，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。上騎而入閭門，士庶夾道，輒緩轡，命勿跪，訪求民間疾苦。至接駕橋，南行，幸瑞光寺，巡撫前導，由盤門登城，從齊門而下，幸拙政園。晚達封門，駐蹕織造署。

第二次南巡為己巳二月初三日，御舟抵浙墅關，蘇州在籍諸臣汪琬、韓菼、歸允肅、繆彤等接駕。日晡時，入城，衢巷始結燈綵。次日幸虎邱，登萬歲樓。時樓前有玉蝶梅一株，盛開，注目良久，以手撫之。出至二山門，有蘇州士民劉廷棟、松江士民張三才等伏地進疏，請減蘇松浮糧，命侍衛收進，諭九卿科道會議。

第三次南巡為己卯，奉慈聖太后以行。三月□四日駕抵蘇州，在籍紳耆接駕，俱有黃綢旛，旛上標明都貫姓名恭迎聖駕字樣。於姑蘇驛前虎邱山麓，凡駐蹕之所，皆建錦亭，聯以畫廊，架以燈綵，結以綺羅，備極壯麗，視甲子已逾□倍矣。□八日，恭逢萬壽，詩若干帙，分天地人和四冊，以祝萬年之觴。又於諸山及城中名刹普設祝聖道場。□九日，召蘇州在籍官員翁叔元、繆日藻、顧汧、王原祁、慕琛、徐樹穀、徐升入見，賞賜各有差，又賜彭孫遜、尤侗、盛符升御書匾額。二□日辰刻，御駕出葑門，登舟，幸浙江。時兩江總督為遂寧張鵬翮，江蘇巡撫為商邱宋犖也。上問云：「聞吳人每日必五餐，得毋以口腹累人乎？」鵬翮奏云：「此習俗使然。」上笑云：「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。」四月朔，駕由浙江回蘇。初二日，傳旨：「明日欲往洞庭東山。」初三日晨出胥口，行□餘里，漁人獻鯽魚、銀魚二筐。又親自下網，獲大鯉二尾。上色喜，命賞漁人元寶。時巡撫已先候於山，少頃，有獨木船二撥槳前行。御舟近岸，而從者未至，巡撫備大竹山轎一乘，伺候升輿，笑曰：「亦頗輕巧。」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餘人執香跪接，又有比邱尼豔妝跪而奏樂。上云：「可惜太后未來。」先驅引導者，倪巡檢、陳千總也。在山士民老幼婦女，觀者雲集。上諭眾百姓：「你們不要踹壞了田中麥子。」是時菜花結實成角，命取一枝細看，問巡撫何用。奏云：「打油。」上曰：「凡事必親見也。」是日，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坍田賠糧，收紙，付巡撫。上問扈駕守備牛斗云：「太湖廣狹若干？」奏云：「八百里。」上云：「何以《具區志》止稱五百里？」奏云：「積年風浪衝塌隄岸，故今有八百里。」上云：「去了許多地方，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？」奏云：「非但水東一處，即如烏程之湖漚，長興之白茅嘴，宜興之東塘，武進之新村，無錫之沙澱口，長洲之貢湖，吳江之七里港，處處有之。」上云：「朕不到江南，民間疾苦利弊，焉得而知耶。」初四日，由蘇起鑾回京。

第四次南巡為癸未二月□一日，駕抵蘇州。時巡撫宋犖在任，一切行宮綵亭，俱照舊例。犖扈從時，見上逢名勝必有御製詩或寫唐人詩句，犖從容奏云：「臣家有別業在西陂，乞御筆二字，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。」上笑曰：「此二字頗不易書。」犖再奏云：「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，多不能工，倘蒙出自天恩，乃為不朽盛事。」上即書二字頒賜。頃之，又命侍衛取入，重書賜之。

第五次南巡為乙酉三月□八日，駕抵蘇州。是日為萬壽聖誕，奉上諭：「江南上下兩江學監生員人等，有書法精熟，願赴內廷供奉鈔寫者，著報名齊集江寧、蘇州兩處，俟朕回鑾日，親加考試。」四月□四日，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進呈冊頁，取中汪泰來等五□一人，同前考過郭元鈺等□人，俱赴行宮引見，各蒙賜御書石刻《孝經》一部。是年，駕又幸崑山縣，登馬鞍山，旋往松江，閱提標兵水操。

第六次南巡為丁亥二月二□六日，上幸虎邱山。三□日，幸鄧尉山。聖恩寺僧際志恭迎聖駕。午後傳旨宮門伺候，御賜人參二觔，哈密瓜、松子、榛子、頻婆果、葡萄等□二盤。上云：「吾見和尚年老也。」初，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，其大數抱，千年物也，聖祖每幸園，嘗撫玩不置，回鑾後，猶憶及之，問無恙否。查慎行詩云：「合抱凌雲勢不孤，名材得並豫章無。平安上報天顏喜，此樹江南只一株。」

聖祖南巡賦詩

康熙己卯，聖祖第三次南巡視河工迴蹕，有御製詩云：「行徧江南水與山，柳舒花放鳥綿蠻。明朝又入邳徐路，鳳闕龍樓計日還。」

聖祖賜青浦孔宅匾聯

衢州孔氏，世稱聖裔南宗，而江蘇青浦縣城北亦有孔宅。攷孔宅志，孔子二□二代孫潛，字景微，先居梁國，為漢太子太傅，避地會稽，遂為郡人。至三□四代正，為蘇州長史，隋末亂離，奉先聖衣冠寶玉葬於大盈浦上，立家廟以祀，子孫家焉。康熙乙酉三月，巡幸江浙，塗經青浦，貢監生員孫鉉等籲請御書，匾云「聖蹟遺徽」，聯云：「澤衍魯邦，四海人均化育；裔分吳會，千秋世永蒸嘗。」雍正甲寅，詔立五代王祠。乾隆丙寅，禮部題準奉祀生。己亥，巡撫楊魁疏奏估修，嗣後多請帑重修，沿為故事。

高宗六巡江浙

高宗南巡亦六次，始於乾隆辛未，終於甲辰，其間奉皇太后以行者四，僅率諸皇子以行者二，然辛未、丁丑兩度，不過令河臣慎守修防，無多指示，至壬午，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說。丙午，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為；庚子，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；甲辰，更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。餘如高堰之增卑易磚，徐州之接築石隄，類皆遲之又久，始底於成者也。其時所過郡邑，恒減免租稅，增廣學額，優禮耆年，以誌盛舉。

高宗南巡供應之盛

高宗第五次南巡時，御舟將至鎮江，相距約□餘里，遙望岸上著大桃一枚，碩大無朋，顏色紅翠可愛。御舟將近，忽煙火大發，光焰四射，蛇掣雷騰，幾眩人目。俄頃之間，桃若然開裂，則桃內劇場中峙，上有數百人，方演壽山福海新戲。彼時各處紳商，爭炫奇巧，而兩淮鹽商為尤甚，凡有一技一藝之長者，莫不重值延致。又揣知上喜談禪理，緇流迎謁，多荷垂詢，然寺院中實無如許名僧，故文人稍通內典者，輒令髡剃，充作僧人迎駕。並與約，倘蒙恩旨，即永為僧人，當酬以萬餘金，否則任聽還俗，亦可得數千金。故其時士子稍讀書者，即可不憂貧矣。又南巡時須演新劇，而時已匆促，乃延名流數□輩，使撰《雷峰塔傳奇》，然又恐伶人之不習也，乃即用舊曲腔拍，以取唱演之便利，若歌者偶忘曲文，亦可因依舊曲，含混歌之，不至與笛板相近。當御舟開行時，二舟前導，戲臺即架於二舟之上，向御舟演唱，高宗輒顧而樂之。

高宗南巡禁衛之嚴

高宗南巡之經揚州也，地方官辦皇差者，每於運河兩岸之支港汊河，橋頭村口，各設卡兵，禁止民船出入。御舟行時，塘河兩岸，左右打緯，日龍鬚緯。每緯道一里，設站兵三，惟許村鎮民婦跪伏瞻仰，於應迴避時，令男子退出，而不禁婦女。一日，御舟過平望，兩岸市廛櫛比鱗次，適一女子將炊，於樓頭鑽石取火，火光熠爍不定。御前侍衛見之，以為潛蓄逆謀，將危及鹵簿也，遽從舟中發一箭，女遂應弦死。

高宗命對燒酒

高宗南巡，舟至橫塘，以橫塘之向出燒酒也，乃以「橫塘鎮燒酒」五字命隨鑾諸臣對。諸臣瞠目苦思，皆辭不能。蓋此五字，初視之無甚難，而其偏旁適按木土金火水五行，故不易也。

高宗南巡賦詩

沈文愨嘗扈從高宗游幸西湖，嚴冬大雪，高宗戲吟曰：「一片一片又一片，三片四片五六片，七片八片九□片。」沈鞠躬而

前曰：「請皇上賞與臣續。」高宗許之。沈吟曰：「飛入梅花都不見。」高宗擊節稱賞，且解貂裘賜之。

高宗止幸浙東

天台雁宕之勝，甲於東南。高宗南巡時，一日，召見齊召南，詢兩山古蹟，齊以未游對。上曰：「卿籍隸台州，以何不到？」齊云：「山勢巖峩，谿流深險，臣有老母，不忘『孝子不登高不臨深』之古訓，是以不敢往游。」時上適奉孝聖皇后南來，聞齊言，遂不復巡幸浙東。

顧棟高不以高宗南巡為然

無錫顧棟高舉經學入都，蒙召見，面諭云：「看汝年衰，是以準令回籍頤養，將來朕巡幸江南，尚可見汝。」顧奏云：「皇上尚須南巡乎？」高宗默然。旋賜國子監司業銜放歸。

程文恭奏止高宗巡幸湖州

高宗將南巡，浙藩徐澍調補山東，陸覲，面奏湖州山水清遠，請翠華臨幸，得旨回浙辦理。徐抵任，先開城南碧浪湖，大興工役。一日，召問武進相國程景伊，對以湖州春季蠶忙，恐妨民事，立奉停止之詔，徐仍調山左。

高宗幸安瀾園

海寧陳氏有安瀾園，高宗南巡時，駐蹕園中，流連久之。

高宗閱冰嬉水圍

年例，□二月於西苑三海閱冰嬉，御前侍衛率八旗兵隊奔馳，張弓挾矢，分樹五色旗，以為次第。乾隆間，高宗歲奉孝聖后閱視於三海中。冬令乘坐冰牀，亦謂之拖牀，上用者以黃緞為幄，如轎式然，以八人推挽之，屬轎貂座。

淀園舊有水圍，其後停罷，而水亦涸，總督高斌復濬之。乾隆甲戌，高宗嘗奉孝聖后觀水獵於昆明湖，嘉、道以還不復踵行矣。

嚮導處勘程途

定制，上巡狩時，豫遣大臣率各營將校之深明輿圖者往勘程途，凡御蹕尖營，相去幾許之橋梁道塗，皆令有司修葺，名曰嚮導處。獲是差者，皆為美選，沿路苞苴，肆意徵索，稍不滿意，則以修治道塗為名，墳墓隴畝，任其蹂踐。有司畏之，罔敢拂其意。高宗知之，懲數人，其風稍斂。

奏飛燕捉天鵝曲

高宗巡幸木蘭，每秋獮行圍，輒歌《飛燕捉天鵝》之曲。

御槍處導引

侍衛章京中選火器精熟者數□人為御槍處，巡狩日相導引。其長服黃緣紅馬褂，餘紅緣白馬褂。上合圍時，皆下騎執火器，翼列扈從，以防猛獸奔突。上御火槍，則爭相貳副。舊時郊行免從，自嘉慶癸酉變後，凡郊社大祀，皆服蟒袍從焉。

詠文宗秋駕詩

咸豐庚申，文宗駕幸熱河，變起倉卒，詔天下勤王，訖無應者。漢陽黃文琛《秋駕》詩云：「秋駕崑崙疾景斜，盤空輦道莽風沙。檀車好馬諸王宅，翠褥團龍上相家。賸有殘燐流憤血，寂無哀淚落高牙。玉珂聲斷城西路，槐柳荒涼怨暮鴉。」

德宗西狩手攜小匣

光緒庚子拳匪之亂，八國聯軍入京，孝欽后挾德宗出走，皆單衣也。德宗捧小匣一以從，日夕不去手。至懷來縣，某貝子接之，啟視，則其中藏南棗五枚、燒餅一枚而已。縣令出迎，孝欽入署，令其妻為之理髮，進麵食，即命庖人從以赴陝。

庚子西巡瑣記

光緒庚子兩宮西巡，後宮從者惟隆裕后、瑾妃二人，同居德宗寢宮後小屋三楹。德宗每晨梳櫛，隆裕親往侍之。

近支王公隨扈者，惟貝子溥倫，王公福晉及外戚夫人隨扈者，僅慶王之二側福晉及桂公夫人。每逢令節頒賜，入宮謝恩，平日未嘗召入。

慶王之女三人，亦隨駕。其一少寡，宮中呼為元大奶奶，葛帔練衣，不施朱粉，居於孝欽后寢宮西偏。

孝欽后將至太原，某夕，夢中驚啼。適岑春暄自甘肅率勤王師至，是夜，立寢門外，聞驚啼聲，亟呼曰：「臣春暄在此保駕，請太后毋恐。」於是醒。

孝欽后在太原時，一日，小有不豫，晉撫薦縣丞葉嗣高請脈，立和胃舒肝之方，煎膏以進。既至西安，大臣復薦知府吳觀樂、知縣徐本麟與太醫莊守和，於視朝後入內請脈，以為常。

兩宮在太原，下詔巡幸西安，護撫臣端方奏明設局，恭備供奉事宜，飾南北兩院為行宮，北院巡撫所居，南院則總督行館也。聖駕蒞止，居於北院，以其屋舍較多也；然草草修葺，僅蔽風雨而已。

太原啟鑿時，有二內侍病不能從，遂留於太原，無何，死其一。冀寧道許涵度為營棺殮，寄櫬蘭若，作佛事三日。其一扶病行，間關至長安，兩宮以涵度能旅旅客也，頒江綢數卷賞之。

陝西護撫端方，以保護教堂最力，兩宮深獎其能，擢任湖北巡撫，旋加頭品頂戴尚書銜。陛辭日，召對獎勉，時逾六刻之久。瀕行，復賚宸翰殊珍以寵異之。

孝欽后寢宮有老婦二人侍奉，皆自京都隨至者，宮中呼為媽媽，月錢在糧臺支給。

聖駕初至，宮門委員陳官詔每晨入內視灑掃。一日，孝欽后見之，謂陳曰：「汝何官？」陳跪奏曰：「臣大挑知縣也。」蹙然曰：「汝舉人耶？」

夜有內監數人於寢宮外更番坐守，臥者，即於階上陳茵褥焉。

孝欽寢宮之階窄而長，夏日日光偪射，殊苦炎熱，特命製竹簾數掛，垂於簷際。

寢宮無晷漏，孝欽后命於院東置小土臺，上設木晷，以測日景。

孝欽后每晨於寢宮院內設案置爐，燒藏香一枝，妝罷傳膳，香亦燼矣。

行在膳房極簡率，以生魚難求，故傳單不用魚。

行宮大門內外、二門內宿衛，皆岑春暄部下甘軍，以金造、林泰清、馬福祥三人分統之。兩宮將行，乃命固原提督鄧增率所部隨扈。

行宮內夜無報更者，兩重門內，邏者各二□人，皆岑春暄所部甘軍。殿上惟虎神營兵四五人，秉燭守夜而已。

孝欽后入長安時，任民間婦女瞻仰。某家婦年二□許，在宅門內，鑾輿至，少婦出跪門外，見其補服，知為命婦，嘉其有禮，命以銀牌賞之。回鑾時，蹕路左右有老幼廢疾跪送者，悉賞銀牌，命芬車等按名發給，牌由前路糧臺先期鑄進。

長安苦熱，求冰不可得，巡撫升允購青瓷大缸二，分進兩宮，日注清泉，以代冰桶。

行宮惟終南仙館植花木，德宗寢宮在焉。東有樓，顏曰：「悠然見南山」，巡撫畢沅筆也。視朝之暇，時往登眺。終南仙館池水久涸，德宗命汲井水灌之。新種芙蕖，以水性過暖，不能開花，惟翠葉翻翻而已。

行宮之茶膳，月需三四千金，廚房百餘人，茶飯皆在此數。每晨支應局進生菜，悉依傳單購備，雞三四隻，豬肉□餘斤而已。如膳房添進時鮮，或多用雞肉，則在內司房領價，不得於支應局常供有所增益。

行宮極陝隘，膳房在東，炭房在西，內監惟御前供奉者在宮中，餘俱在宮門外東街箭道，謂之大坦坦。兩宮太監數千人，其奏事首領稱為寬爾達，餘亦各有品秩。此次隨扈者不及百人，在御前給事者，數人而已。

兩宮傳膳，內監□數人，來往傳遞杯盤，極嚴肅。供此役者，冠皆無頂，蓋新進無秩者也。間有供奉勤慎者，超出儕輩，冠始有頂矣。

長安果品少，無可進御，惟同州瓜、渭南桃較佳，撫藩每購數百枚以進。兩宮輒增悽感，再三慰勞，並止後毋進呈，慮費財力。其實每貢一次，不過費錢□數千而已。

御膳房製乳酪，買牛最難，蓋秦中年荒牛少故也。數月之間，僅購得七八頭。回鑾後，命西安府豢養，芻秣取給公家，於府署馬廄側，樹木柵以養之。

隆裕后晨詣孝欽后寢宮問安，恒立於殿後祇候，平日但梳平髻，御便服長袍，外罩繡花半臂。隆裕后出都，倉皇未攜匱具，至太原，始稍稍增置。冬月在長安，命中官出購盜合木篋以盛脂粉，皆民間常用至粗之品也。

行宮院中少花木，由某局月進盆花數種，修蒔皆不如法。惟端方進石榴數盆，老根蟠結如石，孝欽后愛之，常臨階賞玩。

德宗寢宮涼棚，由巡撫升允入內帶匠，上見而避於東園小方壺，內監捧書卷茶鈔以隨。小方壺者，池上堂名，巡撫畢沅所題也。

德宗每日寅初必起，盥櫛後，天猶未明，俟孝欽后興，即入寢宮問安，同覽章奏。少選，出御便殿，召見臣工，日以為常。所居東院北室，本名四來堂。後改四喜。兩宮每出，凡遇晴雨，兩內監擎黃繖蔭之，天陰則否。

西巡倉猝，德宗定□日一薙髮，時宮監執此役者，均未從行。屆日，特命侍郎溥興覓工，出入由侍郎帶領，每請髮一次，賞工銀四兩。半年後，始有內監擅此藝者自都至行在。

舊制，內廷設內外奏事官，外奏事以滿部員充之，內奏事則太監也。行宮無外奏事，惟內奏事一辛姓太監，遞摺宣旨，往來兩宮間。各部院司員領批摺者，悉集前殿東室，而軍機大臣內直廬，亦假此室。辛丑夏，外奏事官始至行在。

慈駕幸陝未久，即值萬壽，當事者欲選梨園子弟以進，兩宮聞之，嚴斥不許。嗣後每遇佳節，一切典禮筵宴，均先期降詔停止。

每晨兩宮披覽奏章，俱在寢宮窗下，奏事太監呈摺訖，即跪於案前，臣工有事入內，輒立牕外。扈從諸臣，平日俱行裝，惟萬壽、元日著蟒袍補服。某相以數金買一朝珠，兩宮見而問之，相國具以實對，君臣感喟之餘，轉以為笑。德宗言出宮時未攜煙壺，適相國囊中貯有二壺，乃自都攜出者，立以進御。

長安諸工皆劣，貂皮又遠莫能致。德宗冬日猶御絨簷秋帽，岑春暄請易貂簷，親手捧出，偏覓豐貂不得，僅以敝貂羈之。

行在書籍絕少，兩宮時遣人在坊間購石印《三通》、《九朝聖訓》、《御批通鑑輯覽》、《淵鑑類函》諸書。當事者欲求善本以進，竟不可得。

吏部尚書敬信自京師至行在，召對移時，面奏儀鸞殿被焚及都中近事，兩宮慘然不悅。

兩宮至長安，譴責肇禍諸臣。命下之日，由胡延率緹騎詣載瀾、英年、趙舒翹行館宣詔，即逮瀾、英入獄。次日，復以官車遣瀾就道，瀾以宗室近支，得從議親之條，發遣新疆。

孝欽后慮長安糧台支應局不免有內監求索，特召主者，謂宮中支一錢，必以朱文小印為信，以是兩局月費不及萬金，始終無求索之弊。印文曰「鳳沼恩波」，孝欽所常佩者也。

胡延守西安日，充行在內廷支應局提調，每日辰初入內，午初散值。聽差委員湯志尹、馬蔭梧、舒鑾、陳官詔等八人，朝夕在宮門應候。遇有傳辦之事，內監輒語委員曰：「有旨傳爾堂官胡延來。」蓋不知中外官秩之分，竟以堂司為長官屬吏之通稱也。

有織婦挈一子，居宮中，五齡矣，能言能笑，請安跪拜如儀。孝欽后甚愛之，每膳投以果餌，必跪謝而後食。冬月在行宮，驟感寒疾，一夕而夭。孝欽不憚者累日。

行在兩宮侍女不及□人，年皆二□許。其月錢在前路糧台支給，謂之女子□分。

行宮鋪地以極薄舊氈，官吏欲易以新者，孝欽后不許。寢宮門榻之玻璃已破，命以紅紙翳如錢式連綴黏之。

光緒辛丑四月，命將行在寢宮窗格改糊冷布。東西配殿，三格格所居，壁黏小幅壽星像，純用硃筆鉤勒，筆意超妙，乃孝欽后御筆，以賜格格者。

長安漢、唐古蹟久湮，伽藍名園，百無一存，存者亦不堪臨覽。緇流羽士，日望臨幸。顧兩宮不肯輕出，惟啟鑾時道經東城八仙菴，因內務府大臣繼祿之請，暫憩片刻而去。

長安碑林多古刻，兩宮命秦撫各拓一本呈覽。拓本百餘種，惟命將唐開成石經精搨數□本，車載以歸，餘則選閣帖數種而已。

西藏、蒙古屢貢佛於行在，兩宮以無地供奉，先後命胡湘林、李紹芬等資至省城臥龍寺，設龕以祀。

廣東貢雷州葛，質細而色黃，兩宮以為佳，特頒內廷行走諸臣，撫藩亦得與焉。

兩宮將回鑾，或進蒙古包□餘座。製如行帳，以布為之，有窗有門，可容□許人。斂之，一馬可馱。命在行宮東院張之，親臨驗視。

七月杪，孝欽后命勘視東路行宮蹕路，飭各州縣官不得妄事供張，一切務從儉約。早晚兩膳，仍依傳單備進，由膳房烹飪。惟庚子西幸，沿途井水味劣，此次命汲本地山泉以供御茗。臨潼無山泉，特自長安載西關井水一車，足一日之用。渭南以下，皆有山泉，不復用西關水矣。

辛丑回鑾，當起蹕時，城中街道均蓋黃色土，兩旁店鋪更結綵懸燈，設立香案，以糖果餅餌置其上。黎明，行李車先發。辰刻，觀者塞途，一路有兵彈壓。少選，前導馬兵出城，次為各太監及衣黃馬褂官員。太監見桌上果餌，擇佳者攫食。中有乘車者，乘馬者，又次黃轎數乘，則駕至矣。沿途肅靜無譁，並由禁衛軍令百姓分跪道左，不許仰視。有一人狀類癡狂，奔至轎前跳躍，曳而斬之道旁。孝欽后轎以三□六人舁之，人均衣團龍褂。後為皇后妃嬪，最後為大阿哥，末為親王軍機大臣及扈從諸臣。

鑾輿將啟行，秦中祠宇悉頒匾額，凡四□餘所。是時南齋供奉，惟尚書陸潤庠一人，奉召一日畢書。德宗以銀絹賚之。

回鑾過華陰，駐蹕二日。華山下固有玉泉院，縣官略加修飾，以備宸遊。兩宮於召見臣工後，親往臨覽。是日微雨，大臣騎馬乘蓋以從。

孝欽后又擬幸華山，胡延面奏華山險巇偪仄狀，遊幸之意乃輟。